

# 我家的纪念日

结婚纪念日、乔迁之喜日、合家团圆日、家庭成员的生日……每个家庭都会有些值得纪念的特殊日子，这个日子有欢笑、有甜蜜，也有泪水和感动，让人回味无穷，甚至刻骨铭心。让我们走进部分家庭的一个个纪念日，感受一幅幅家庭和睦幸福的情景，体味一份浓浓的家庭温馨。

## 休戚与共从此始

都是笔杆子惹的祸。“文革”中，我被斗倒批臭，定性为“帽子拿在群众手里”，逐出原单位，下放农村劳动。“妻离、子散、家破、人亡”，人生不幸，我占了大部分，人虽未亡，可前程暗淡，万念俱灰……

一次，公社召开“三下”人员会议，她负责报到。简短的对话中，彼此发现原是同乡——上海人。乡音是无形的红线，我俩相识，相知，相爱了。在那“没有无缘无故的爱”岁月里，她的观点较为前卫：相爱不需要理由。“插姐”、“插妹”们对她的选择很惊讶，而她全然不顾“近墨者黑”之嫌，与我的感情与日俱增。不久，她招工至县城，书信来往频频，三年满师，提及婚事……呵！可喜事一旦降临，我却忧郁起来，担心自己身份会连累她。

就这样，未举行婚礼，未购买家具，1975年新春年初二，休戚与共从此始，我俩会铺了。会铺那天，我俩交谈至子夜，她向我吐露心曲：让我振作起来，哪儿跌倒，哪儿爬起，不

要放弃笔杆子。一席话醍醐灌顶，扫去我的心灰意冷，开始留意身边的人与事。“文革”前，我没少下农村，走马观花，体验生活，犹如“井中葫芦”，貌似深入，实乃浮于水面；如今“葫芦”破了，一沉到底，顿觉精彩纷呈。农民的语言，朴实中见诙谐，他们戏称生产队长是“公鸡头上的肉疙瘩——大小是个官(冠)”。对搬弄是非的人，则讲是“栓在门坎上的小猪——内戳外捣”。他们不仅语言生动，而且性格各异，表达情感不乏黑色幽默。村里两个孩子打架，一个社员家小孩吃了大亏，家长不敢惹事，忍气吞声地训斥自己的孩子：“人家伸出大拇指比你腰还粗，你是自找的！”另一书记家的小孩占了便宜，家长们大摆威风：“别装蒜！要打打个够。”事后，为了平息风波，社员杀鸡沽酒，向书记赔礼道歉。书记喝得酩酊大醉，万没想到入腹的盘中之物，竟是他自家的打鸣公鸡。生活的底蕴，令我产生按捺不住的激动，日积月累，写下十多万字的笔记。她不

断鼓励我：“请相信功夫不负有心人。”

果然，“文革”结束后，组织为我“平反”，我又获得创作的自由，发表了剧本、小说、散文等100多万字。《龙女》被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成黄梅戏艺术片；《这里也风流》载于国家级刊物《剧本》；《遥指杏花村》参加中国第二届艺术节，先后获得“田汉戏剧奖”剧本一等奖和“飞天奖”戏剧片二等奖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我很荣幸地被评为国家一级编剧，加入了中国戏剧家协会和省作家协会。

“祸兮，福之所倚；福兮，祸之所伏。”人生有时难免不幸，而我在不幸中得大幸，那就是与她结合，因而“年初二”成为难忘的日子，每逢这一天，我俩都举杯相庆，哪怕杯中是清水。去年是我俩结婚30周年，大学毕业后的儿子特备下酒席，宴请亲朋好友为我俩祝贺，还补拍一张结婚照。

逝者如斯夫，岁月留痕，有了这一天，足矣。 戈立



走进家庭

第六期 纪念 管尧摄

前几天回到家，妻子冲我神秘兮兮的一笑，对床下努了努嘴。我一看，是一堆大包小包的物品，有2件衬衫、2条西裤、1双皮鞋和1根领带。我惊讶地问妻子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，你一下子给我买了这么多东西？妻子听后仍是笑笑，问道，去年这个时候给你买的东西还记得吗？我重重拍了一下脑袋，噢！11月25日，是我们的相亲纪念日！

我与妻子是1980年经人介绍认识的，那时我们都只有23岁。记得那年冬天来得特别早，呼呼的西北风夹着细细的雪花，刮得人脸上生疼。当晚，我穿了件刚从市百一店新买的灰色风雪大衣，一条咖啡漆晴西裤，手腕上带一只几年前买的日本产西城名表，这身“行头”在当时可算顶级了。

由于父母不在身边，我一个人忐忑不安地赴约，对方陪同的是她的母亲和嫂子。正式见面，我浑身不自在，两只手不知放哪儿。

## 难忘相亲日

介绍人对我不断使眼色，意思叫我要不太拘束，还不断在旁调节气氛。很快，我镇定了，介绍了自己的工作 and 家庭情况。妻子那时谈不上十分漂亮，却也亭亭玉立，还有一对小酒窝，着实让人喜欢。谈话时，我俩不时偷偷对望几眼，心里那个滋味真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。交谈中，我发现未来的丈母娘与介绍人夫妇谈得很开心，暗想她对这门亲事已有70%满意了，这已经是半个多世纪的“传统”了。等我们起床，揉粉制馅的准备工作她早就完工了。于是兄弟姐妹几大家人团团坐在竹箩边，“团就银球掌多”。母亲搓汤圆是从小练就的“功夫”，圆形的芝麻猪油馅，椭圆形的荠菜肉糜馅，一头尖的豆沙水晶馅，两头尖的金丝枣泥馅，名目繁多，争奇斗胜。大家边搓边聊。这是母亲为我们营造的充满

第二天，介绍人告诉我，说对方第一印象基本满意，同意我们先交朋友，并问我怎么样。我听后自然欣喜万分。随着我俩不断

交往，“温度”逐渐上升，不久便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。结婚20多年来，我与妻子时常回味相亲的一幕。我问妻子，你那时是怎么一下子看中我的？妻听后笑答：“美煞依了，是妈妈、阿姨讲依人长得帅气。”我晓得这是妻子真心话的一半，还有一半虽没讲出口，但我心知肚明，是我俩彼此都有好感。现在，女儿已25岁了，20多年来我们相亲相爱，生活过得十分美满，尤其是妻子温柔贤惠，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。

我们都一直记得相亲日，我还时常在这一天买些丝巾、化妆品等小礼物送给妻子，为此妻子总要高兴好几天。我跟妻子开玩笑说，我送你的是“小儿科”，而你给我买的总是上千元。妻嗔怪，你们男人是从奴隶到将军，不过有你这份心意我也就满足了。我心里默默在想，明年这个时候，我一定为妻子买一根漂亮的铂金项链，让她好好高兴高兴。 刘必华

我家动迁了！

住在一起的兄弟姐妹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，有的“按揭”买市中心的高层，有的买二手房，有的图清静到市郊……问母亲跟谁住，她神色黯然。想了几天，母亲决定和二弟一块住。这个决定对她是很不容易的，因为我们全都合家团圆，唯二弟的女儿住谈，妻子在外地工作。选择和二弟住，不是母亲爱热闹的性格。

母亲80多岁，身体硬朗，生性喜闹，整天在孩子堆里，嘻嘻哈哈。尤当儿女们聚集在家，她特别开心，精神十足，抹桌扫地、端碗洗菜。做小辈的怎么能让老人家动手哪？于是，往往为了洗一只碗你抢我夺，不当心

## 母亲每周过节

碗盅落地，发出清脆的一声，便引来哈哈大笑，异口同声：“碎碎(岁岁)平安。”

但每年除夕的汤圆不让她动手包是绝对不行的，这已经是半个多世纪的“传统”了。等我们起床，揉粉制馅的准备工作她早就完工了。于是兄弟姐妹几大家人团团坐在竹箩边，“团就银球掌多”。母亲搓汤圆是从小练就的“功夫”，圆形的芝麻猪油馅，椭圆形的荠菜肉糜馅，一头尖的豆沙水晶馅，两头尖的金丝枣泥馅，名目繁多，争奇斗胜。大家边搓边聊。这是母亲为我们营造的充

温馨祥和的热闹。

父亲在世时，四兄弟聚会，几碟家常菜、4碗酒，旁边满满一石缸自酿白酒。大家中午开始饮酒，划拳猜令，高声谈笑，一年收入安排，一段乡间传闻，谁家困难，谁家高兴事，直喝到太阳西下，更打四鼓，兴犹未尽。母亲在旁边忙碌，那是她最高兴的时刻。“兄弟之间就是要有这种情义。”母亲说。有次大伯漏出一句大儿子将结婚，母亲当即从手上脱下金戒指递了过去。

我们当然不会让母亲寂寞。搬家结束，每到双休日，大家不约而同聚集到二弟家，热闹又开始了，母亲比住在老房子时还高兴，说：“我每星期都过节。” 山石

每年给女儿过生日，女儿总要问：“我到底是哪天生的呀？”

女儿的生日有3种说法，而且都具有一定的权威性——医院开出的出生证写的是12月13日；公安局办理的户口簿上印的是12月5日；妻子坚持认定是12月15日。究竟以哪个生日为准？又怎么会有3个生日的呢？每每讲起这些，妻子不免要怪我：“错就在你！”

确实，错在我。作为丈夫，妻子临产时，我没能陪护在她的身旁；作为父亲，女儿呱呱落地时，我没能听到她的第一声啼哭。因为，当时我还在千里之外的北疆屯垦戍边。那年元旦前夕，我终于收到妻子的来信，知道了女儿降生的喜讯，我喜不自禁，像一头傻包子一样冲出屋外，面向空旷的冰天雪地大声欢呼起来。这是妻子和女儿送给我的最好的新年祝福和礼物。

4个月后，我回沪与妻子和女儿团聚。当我第一次在女儿的女儿脸蛋上轻轻地一吻时，她似乎认出了我这个陌生的爸爸，竟然“咯咯”地笑了，笑得我满眼泪花。后来，我无意中发户口本、出生证上记载女儿的出生日期，与妻子信中提到女儿生日有出入，我便问妻，这怎么回事？原来，女儿出生后，70多岁的老丈人因为与派出所的民警熟悉，没拿医院的出生证明，就把女儿的户口报上了，不知是老丈人把女儿的生日说错了，还是民警听错了，女儿户口簿上的日期被错写成12月5日。那医院开出的出生证怎么也会写错的呢？妻子估计，当时接生的医生是位来自非洲的黑人实习医生，肯定是在忙乱中记错了日期。我越听越糊涂了，想再问个究竟，妻又不高兴了：“如果你在的话就不会出错了！反正孩子是从我肚子里生出来的，我还会记错吗！”从此，我和妻子达成一致意见：女儿的“法定”生日是12月15日。

其实，女儿倒不在乎自己是哪天生的，反而以自己3个生日为乐：“恨不得天天过生日！”现在，女儿公司的同事按身份证上的生日给她过生日，在家按我们认定的日期过生日，一年可以吃2次生日蛋糕，哪家的孩子有这份幸运呢？可有一年，女儿在市区读书，又重新点起了生日蜡烛，温馨依然。其实，只要女儿生活幸福、工作愉快，做父母的愿意天天为她唱“生日歌”，让每一天都成为我们一家人快乐的节日。 常见

## 女儿的三个生日

## 换房购车 越过越好

1月1日是个好日子，我家的3个重大日子巧合地、不约而同地在异年同日上演着。

### 一部曲 搬迁日

2001年的元旦一大早，我们全家人迎着喜庆的鞭炮声走进了新家。130多平方的房子，虽说不算大，但我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天地。那个冬天的晚上，老爸老妈在他们的房间里看电视，我窝在沙发里吹着暖气，边看杂志边吃零食，心里别提有多乐了，想到今后长久地住在这里，感觉无比幸福和踏实。

### 二部曲 “刷新”日

新房子住了2年，总有着有一股强烈的刺鼻味，室内一不通风，气味就弥漫各处，老爸为此紧皱眉头。终于，为我们的健康着想，他决定“不惜血本”，将房间里还很新的家具换成红木的。在2003年的元旦，我家迎来了另一个重大的日子：“刷新”日。红木家具——“驾到”，家里顿时有了几分古典气息，原本刺鼻的气味被紫檀木的清香取代，人住在里面也舒服多了。

### 三部曲 购车日

衣、食、住三样都满足了，还差什么？当然是“行”！虽说我家地处嘉定城中，但离父母的工作地颇远。于是，“家庭委员会”反复商讨，一致认为有必要添置一车辆。2005年的第一天，一辆银色小轿车迎着霜寒、千里迢迢地来了。自那日起，家人花费在路上的时间都打了“对折”。

我家是一个平凡的家，是嘉定千万家庭中的缩影，但我家的变迁，不也正是近几年嘉定、上海大发展的真实写照吗？我相信，这三部曲，正在也还将继续在更多家庭中上演！ 顾颖琦